

亚伯拉罕宗教信徒眼中的言论自由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经常被批评是限制言论自由的宗教。Dominic Burbidge认为可以从亚伯拉罕宗教信仰体系的内部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



言论自由常常引起激烈的国际冲突，冲突在自由主义者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与宗教的敏感之间展开。不论是于Youtube视频“无辜的穆斯林”相关的各种[抗议活动](#)，还是对Jerry Springer: The

Opera这一节目的激烈反应

，宗教支持者们已经被框定成言论自由的敌人，同时被视为极端保守教义的守护者，或者是神棍式的人物。我们很少见到关于宗教内部如何定义言论自由的研究，或者是任何关于宗教对言论自由做出积极贡献的分析。本文将呈现一种从亚伯拉罕信仰体系内部看待言论自由的视角。

对于亚伯拉罕信仰的后裔来说，言论自由的问题并不源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而是源于怎么去倾听。《塔纳赫圣经》、《圣经》和《古兰经》都被认为是记载了上帝的教诲。而这些内容都是被受感召的人所听到，理解并记录下来的。比如默罕默德先知，传说就是从天使加百列的口中听到了上帝的言语。回过头来，信徒们试图去增强聆听的能力，去捕捉上帝显现的信息。因此言论通常不被框定为人权的一种，而是上帝的大能。最好的例子就是言论被看作是上帝的财产，就如同基督教福音书的作者圣约翰所写到的那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事迹中可以看到，信徒的任务就是不断靠近上帝的讯息，并且不断增长自己聆听、理解、实践的能力。这一观点和一些自由激进观点泾渭分明的原因是，信仰成为聆听的源泉。如同哲学家Alasdair MacIntyre在他的著作《谁是正义？谁是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实际上这是在通过单一传统的力量加深一个人的领悟力，而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置于不同的传统之间。

不论你是在犹太教堂阅读祈祷书，向天主教僧侣下跪还是在麦加圣城的土地上磕头行拜，其中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献身精神。将自己献身给一种不断修炼智慧，接近上帝的完美这种理想。由此，对于亚伯拉罕信仰的实践并不和理智与理性相冲突。这种实践只是挑战了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那种基于选择的生活方式。那些亚伯拉罕信仰的观点质疑物质享受对于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因此追随信仰意味着关于信仰的真理可能存在于一个人的物质追求之外，而这些物欲也需要为了强化听觉这一目的而被控制。通过转化成为更高形式的自我，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环境。

在欧洲和北美的言论自由讨论中，人们通常需要将自己的信仰调整到一个理性的话语体系内然后进行辩论。这一点在亚伯拉罕宗教中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并不通过信徒和信仰之间的分离来达到这一点（而这是自由个人主义的特征，也表现在自由言论大讨论的[第七条原则](#)中）。对于一些亚伯拉罕信仰的信徒来说，他们统一的信仰可以置于理智的评论之下。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拒绝任何别的信仰体系，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具有更高层次的同性的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犹太学者Jacob Neusner的作品。他在他的书中深入开明地和基督教进行对话，通过一位犹太拉比和耶稣进行谈话的方式。在和耶稣进行为期一整天的想象中的对话后，Neusner回到了另一位拉比所在的城中。另一位拉比问他耶稣说了什么和巴比伦塔木德经不一样的话：

拉比：“有哪部分[耶稣]没有讲到吗？”

Neusner：“全都讲了。”

拉比：“那么他说了什么不一样的吗？”

Neusner：“关于他自己的那部分。”

拉比：“哦。”

此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不同传统之间的理性对话并不是通过攻击对方是非理性信仰，而通过证明双方之间的一致性来达成的。确实，虽然Neusner最后还是拒绝承认基督和弥赛亚降临。现任教皇，本笃十四世觉得Neusner的某些内容非常感人和富于灵感。伊斯兰教对于基督教的看法也是类似的：默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完成了他前人的记述。一种亚伯拉罕式的言论自由是通过和传统进行系统地结合的方式，以此来让我们得到最统一和谐的真理。

事实上，在亚伯拉罕信仰体系内部的诸多宗派恰恰证明了其内部争论的如火如荼。这些争论用来寻找一种更加实用，更加统一的到的系统，能够适用于任何的时代与地点。因此这些争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和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完全不同，比如笛卡尔和休谟的那种启蒙主义式怀疑论。这种怀疑主义潜藏在西欧和北美现行的道德相对论之中。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信徒和信仰之间的分离是进步的表现，而那些亚伯拉罕宗教只能被理解为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严重挑衅。

同理，对于那些亚伯拉罕体系的信徒来说，诸如“在你没看过之前你怎么能说你不喜欢那些攻击你宗教的电影或书籍呢？”这类的争辩都是非常不可理喻的。一个信徒只会关注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且努力去增进自己倾听的力量，能够将自身和上帝的善以及真理的统一进行调和。明显的讽刺或者亵渎性内容将人与上帝的关系理解为木偶和操纵者之间的关系，嘲笑那些人们为拥抱真理做出的努力，但是又不会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办法去寻找真理。这就像问一名自由主义者：“如果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权，你又怎么能反对对于人权的伤害呢？”就像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他需要真的去看那些儿童黄色视频来判定它们的道德败坏一样，亚伯拉罕信仰的信徒并不需要去看默罕默德表演低级性爱的影片来判断这些影片是道德败坏。

自由主义者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调描绘了一种思想交流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将非理智暴露于其他的思想系统之中。亚伯拉罕体系信徒们抗拒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这种揭露非理智的方式固化了道德相对主义。传统思想被一并否定，并被视为一种洗脑，摧毁人们理智思考的能力。

亚伯拉罕信仰并不提供一种既定的话语成分来让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变得不那么自由或者特别的西方中心论。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理解中，他们的确有一种不寻常的对于言论重要性的解读，这是通过将其视为上帝显现自身的最本源的方式。因为信徒相信上帝说过的话，他们于是被号召去精进自身倾听的力量。这一点经常被我们忽视，尤其是在我们过于关注法律对于那些可说与不可说的内容界定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人，也许更有用的是去关注信徒信仰分离如何使得自由主义的观点对于亚伯拉罕体系信徒更加难以接受。他们并不将信仰视为个人的财产，而是真理的一部分。

Dominic Burbidge是自由言论大讨论的副编辑。他目前在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攻读关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政治的博士学位，同时撰写关于非洲事务的[博客](#)。

发表时间：二月 25, 2013